

看电影

《热烈》：梦想的惊叹号依然闪光

跳出叙事与表演之外，《热烈》对梦想的包容度，也体现在题材本身。梦想与现实的博弈有输有赢，但一个人的梦，一群人的梦，一种艺术形态的梦，一个时代向好的梦，在《热烈》里都得到了坚韧而不矫情的抒发，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惊叹号。

范语晨

紧咬的比分，虎视眈眈的对手，绝地求生的反超，高燃的节奏与视觉冲击……在影片《热烈》上演最后20分钟的街舞冠军争夺战时，荧幕前的我竟然忍不住流泪了。之所以惊讶于自己的情感代入，是因为如一些评论所说，这部影片讲述的励志故事，的确挺老套。

电影的双主角设定，是两个热爱街舞的追梦者。黄渤饰演的“惊叹号”舞蹈教练丁雷曾经辉煌，中年落魄，与全国冠军失之交臂的遗憾一直是心头的痛；王一博饰演的少年陈烁家境贫寒却不改热爱，同时打几份工的间隙仍然苦练舞蹈。故事的情节设计也并不复杂，许多元素都是小人物追梦叙事的标配：少年的梦是敢拼的，帮妈妈操持腊味馆的生意到深夜，早晨用打拳砸头的闹钟“暴力”叫醒自己；中年人则在与现实的博弈中变得苦涩，也有了不止沧桑的油滑——妻子和自己离婚，曾经的兄弟纷纷转行，为了维持舞团生存不得不看“金主”的脸色，为了走上圆梦的捷径也曾想过背弃初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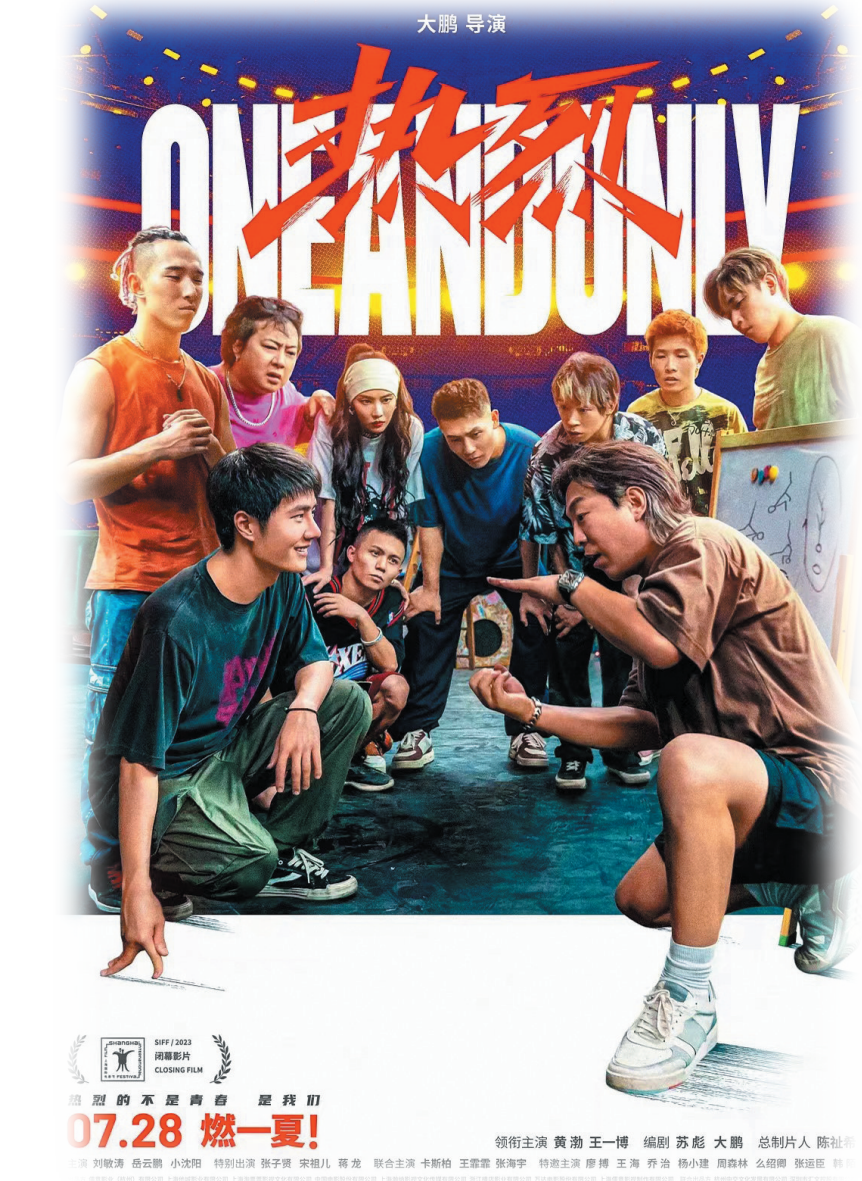
同时，这部影片中，亲人的支持、爱情的邂逅、团队的友谊也毫不意外地纷纷出现，成为主角奋斗的支线，共同推向成功逆袭、燃情热血的高潮。至此，一锅励志“鸡汤”里该有的味道，一应俱全了。

可《热烈》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你觉得它挺俗，但并不讨厌；你觉得一切故事都在意料之中，但依旧热泪盈眶。

于是，走出影院的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让《热烈》如此热烈？

影片的关键词无疑是“梦想”。导演大鹏坦言，《热烈》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内心的投射——自己起初从东北的小县城来北京，就是为了追寻音乐梦。120分钟的片长里，无论情节如何推进，梦想的温度始终保持在沸点，而仔细观之，在并不新鲜的故事框架下，影片其实相当自然地完成了对“梦想”的重新诠释。

在传统的励志类型片中，现实一定是梦想与热爱的劲敌，《热烈》也不例外。少年陈烁正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才停下了竞聘职业队的脚步，接起了300块一场的商演。但不同的是，陈烁并没有像以往励志片里的年轻人那样，在情感上将梦想视为圣物，把现实等而下之。甫一出场，他从



洗车店奔向街舞比赛现场的一幕起，我们就知道，他的梦想与现实浑然一体，无缝衔接。他没有自命不凡的拧巴，只有不假思索的忙碌：凌晨起床帮妈妈采买、在店里忙活，白天接商演和洗车两头跑，夜深人静后，他得照顾生病的舅舅；还在闭店的烧腊馆里苦练“头转”……荧幕前的我们都不由得心疼起陈烁来，可当他向丁雷说起自己“苦情”的生活时，却是轻描淡写，从容不迫的。

在遇到教练丁雷之后，梦想与现实的对立尖锐了起来：丁雷邀请他加入“惊叹号”，只是为了给富二代“金主”凯文当替身；投资人要求“惊叹号”舞团穿着垃圾桶表演，丁雷派他去做；而就在他终于凭实力留在了“惊叹号”后，“金主”凯文却用进入国家队的条件来要挟丁雷开除陈烁……而面对如此跌宕的变化，陈烁的每一次选择都依然不假思索：只要能有机会进入“惊叹号”，做凯文的替身没问题。只要能让“惊叹号”活下去，穿着垃圾桶跳舞，他愿意。即便是在整个电影

的矛盾高潮——丁雷为了自己圆梦而开除他时，他也在痛苦的洗礼后，用“弱者被选择”的道理说服自己，不卑不亢，从头再来。

正是没有将“纯粹”作为僵硬的标准去渲染和绑架梦想，这部影片对梦想的呈现才是真切、立体和令人舒适的。当然，不同角色间对热爱的理解总有差异，穿“垃圾桶服”跳舞事件中的误会，便是一个动人的碰撞点。这次喜剧式的和解在影片中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标志着陈烁真正被“惊叹号”接纳，也意味着，陈烁与“惊叹号”舞团的化学反应，真正解放了他们对梦想的认知：现实与梦想，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生活本色。而与此同时，与陈烁的碰撞却让老炮儿丁雷开始反思自己堕入输赢算计的迷失，重新找回坦然的初心。

于是，放下包袱的陈烁、丁雷和“惊叹号”舞团，逐梦的脚步更无畏了。在与凯文团队决战的舞台上，高燃镜头很密集：腿瘸的丁雷重出江湖，陈烁使出浑身解数用自己的身体摆出了一个红色的惊叹号，最终“惊叹号”夺冠后，曾经自私傲慢的凯文也伸出手以示尊重……但同时，在梦想实现的高光时刻，大鹏把许多镜头给到了舞台下的人们：失落的雕塑家、陈烁的小舅

泣不成声，放弃街舞的投资人董二浪流泪狂呼，从“惊叹号”退出回到老家的张翠彪在电脑前哭着观战……影片想告诉我们，人生的境况复杂多艰，执着圆梦的陈烁和丁雷是热烈的，而许许多多没有走到终点的他们，也同样热烈赤诚。正如大鹏所说，他相信“一直努力就会成功”，但他却不是丁雷也不是陈烁，而是那个热爱街舞却天赋不够、最终回老家上班的张翠彪。

演员与角色的贴合，专业舞者的加入，也使得《热烈》的人物呈现自然而不生硬。丁雷与陈烁这两个角色，几乎是为有舞蹈功底、黄渤和街舞出身的王一博量身打造，他们的演技可能没有刷新式的超越，但与角色足够适配。而“惊叹号”舞团的成员们，全部由专业的街舞舞者来饰演，那场“惊叹号”大聚餐中大家讲各自与街舞结缘的故事，都是来自真实的经历与心声。

跳出叙事与表演之外，《热烈》对梦想的包容度，也体现在题材本身——这是一部街舞主题的电影。在很长时期内，街舞是不为主流文化所接纳的梦想，爱跳街舞的年轻人一直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在《热烈》中饰演“惊叹号”成员的周森林说：“小时候父母是极力反对我跳街舞的，在他们眼中，跳街舞的孩子都是不务正业的孩子。”导演大鹏也曾谈到，在电影的筹备期他到各地看街舞比赛，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前排的观众发布了一条朋友圈，大意为，没想到以前“小混混”喜欢干的事，竟然也能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这件事对大鹏触动很深，他特别希望把电影拍好，去激励那些似乎离经叛道、不被理解的梦想。

在《热烈》中，凡俗日常与街舞梦想的并行不悖，就是这种激励的最好体现。除了投资人董二浪之外，陈烁在洗车店的同事，行走江湖搞演出的老谢，丁雷的前妻、开KTV的千练老板丹丹……他们看上去似乎与非主流的街舞扯不上关系，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却发现他们竟然曾经都是离经叛道的街舞少年，并始终对另类的追梦者保持着可贵的善意。不少声音说，《热烈》对现实的刻画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可我认为，梦想的实现诚然不易，但这些都埋藏在日常里的、不显眼的坚持，的确在推动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影片杀青后，中国霹雳舞国家队正式组建，在电影中扮演“惊叹号”舞者的演员之一周森林，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入选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队集训，而霹雳舞也首次列入亚运会项目。现实日新月异，足以证明那句：“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梦想与现实的博弈有输有赢，但一个人的梦，一群人的梦，一种艺术形态的梦，一个时代向好的梦，在《热烈》里都得到了坚韧而不矫情的抒发，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惊叹号。由此，《热烈》为何热烈，也就有了答案：坚持逐梦的人永远是稀缺而可爱的；我们需要的或许并不是一个在艺术上超凡脱俗的励志片，真诚的、热腾腾的追梦之路也已足够动人。

影片结尾，五月天的《倔强》响起时，我早已忘掉了用理性去拆解和批判套路，只是忍不住地想要沉浸其中，为梦想大声欢呼。

玫瑰书评

从奥尔加到莉拉和莱依，埃莱娜·费兰特关于女性怎样才能与男性比肩而立的思考过程，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

《被遗弃的日子》：对女性的善意提醒

子》讨论的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困境，我们的艺术作品更喜欢将女性置于极端条件里来展示她们的生存状态，这让人觉得，同为女性生存危机的主题，问世更早的《被遗弃的日子》要比《不完美受害人》覆盖面更广也更尖锐。

既然被定名为《不完美受害人》，杨阳导演总得要把片名中的“不完美”和“受害人”这两个关键词落到实处吧？

追完此剧，赵寻是这两个关键词的落脚处，无可非议。当然，相比林荫，赵寻的戏份要少了很多，甚至，她都不及辛路和李恰在戏里所占的分量，但丝丝毫也不能影响到，只当了男主角成功三个月助理的赵寻，才是这部剧的戏眼。入职大成公司不久的这位管培生，若没有一跃而为董事长的助理、又在成为助理的三个月里没有拒绝来自成功的裹着毒药的蜜糖，赵寻就不会成为片名中的那个受害人；若没有如剧情所剖析的赵寻心理变化三部曲，即先是强奸案发生后在他人已经报警、慢于强权的赵寻断然拒绝承认自己被强暴；稍后，虽冲破重重心理障碍向警方确认成功强奸了她，却又因为前怕虎后怕狼地撒了谎从而将警方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赵寻终于挣脱了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决心全力配合警方、却因为之前的首鼠两端导致成功罪降一等仅为对赵寻实施了性骚扰，赵寻的不完美也就不够有说服力。

追剧的人大概都知道，赵寻这一形象绝非凭空而来，也就是说编剧是将众多有着相同经历的女孩捏合起来塑造出了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尽管如此，赵寻的遭遇还是相对极端的个案，所以，由赵寻而

生的义愤填膺终究是隔岸观火的况味。

不像埃莱娜·费兰特的《被遗弃的日子》，一下笔就是这世上有一部分女性共同的不堪。

故事开讲的时候，女主角奥尔加已经38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8岁的奥尔加早已放弃了作家梦，尽管她的处女作非常顺利就被出版社相中并很快出版。在成为作家和成为马里奥妻子的选择中，奥尔加选择了家庭。有了一双儿女以后，奥尔加更是把全职太太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结婚生子到38岁，10多年间奥尔加有没有想过再写一本书巩固作为家的江湖地位？想过，但琐碎的婚姻生活已经磨损了她的天赋，可她还是想找到一份与书籍打交道的工作，“我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对这份工作充满好奇，他让我算了，别折腾了”，引号里的他，是马里奥。奥尔加像许多迷失在婚姻里的妻子一样，相信了丈夫。结果呢？

“四月的一个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这是《被遗弃的日子》的第一句话。相比洋洋洒洒的四卷本《那不勒斯四部曲》，《被遗弃的日子》篇幅要小得多，但译成中文也有近250页。10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地告诉读者奥尔加被丈夫马里奥遗弃了，接下来，埃莱娜·费兰特还怎么做文章？她不厌其烦地铺排了猝不及防遭遇婚变的奥尔加是如何摆烂的。

她打电话给给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想要知道离她而去的丈夫到底跟谁在一起，她想看看那个夺走马里奥的女人究

竟有多漂亮。没人满足她后，奥尔加开始茶不思饭不想，忘记给两个孩子弄饭吃，忘记去学校接孩子，“白天，我越来越颠三倒四，越来越失控。我会给自己安排许多事……我想让人觉得，我充满了义无反顾的决心，但实际上，我都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在那种活跃的表现之下，我像个梦游者一样神思恍惚”；到了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奥尔加就躲进去楼空后马里奥的书房里给马里奥写信，信里，她没有控诉马里奥对家庭的不负责任，而是分析起了自己在婚姻中究竟错在哪里，并祈求马里奥回家帮助她痛改前非……

尽管这是埃莱娜·费兰特的第2本小说，但这位日后享誉世界的作家的写作才华已露峥嵘，她完全有实力跳脱被丈夫遗弃的妻子糊成一摊泥的日常生活，来和读者讨论女性被爱情、被婚姻抛弃的原因何在。埃莱娜·费兰特执意让自己的叙事贴地飞行，从而让《被遗弃的日子》的读者通过阅读自己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感悟到，像奥尔加这样让细碎烦琐的家庭事务完全覆盖掉自己，也能将女性逼入绝境。婚后的10多年里，奥尔加全然忘记除了与抛弃自己的马里奥性别不同外，她完全有能力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华守住自己的独立和自尊。

从奥尔加到莉拉和莱依，埃莱娜·费兰特关于女性怎样才能与男性比肩而立的思考过程，清晰地呈现给了读者。由此我们看到，从《被遗弃的日子》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对天下女性的善意提醒。

资讯

“百战沙场碎铁衣——怀念刘伯承元帅和他的战友们”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6周年，由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百战沙场碎铁衣——怀念刘伯承元帅和他的战友们”主题演出活动近日在北京复兴路礼堂隆重举行。

主题演出活动分为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军事教育四部分，串联起刘伯承同志75年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以及他的战友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的不朽功勋。

主题演出活动在一首《十送红军》歌曲中拉开序幕。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彝族女歌唱家曲比阿乌动情演唱了一首《情深谊长》，唱出了民族团结的浓浓情意。

“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现场的观众掌声雷鸣。1938年，作曲家洗星海到山西长治采风，有感太行山的革命形势和“敌进我进”的作战思想，用音符谱写出《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曲。在合唱《太行山上》中，歌曲与真实影像资料相得益彰，仿佛把观众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在合唱《到敌人后方去》里，挺拔矫健的曲调，雄壮豪迈的歌词，传达着“人民军队百战百胜，人民战争威力无穷”的抗战豪情。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嘹亮的歌原名《八路军进行曲》，诞生于1939年，由公木作词、郑律成谱曲，曾唱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奏响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的铮铮誓言。“这首《八路军进行曲》不仅赋予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继续顽强奋战的精神力量，还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军队队伍向前、向前！”在场的一位观众感慨道。

整台演出活动一共选取了与刘伯承同志息息相关的16首经典优美的革命歌曲，包括《十送红军》《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的祖国》《红军军歌》等，直抵心灵的旋律、声情并茂的历史解读、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相辅相成、交相呼应。不仅透露出刘伯承同志“百战不殆的军神”之威、“像钢铁一样的军人”之风，更表达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本色。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主题活动的表演者以老一代革命者的后代们组成的八路军研究会艺术团为主，特邀中央民族歌舞团作为艺术支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维西

8月10日，由马来西亚华裔导演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野蛮人入侵》全国公映。影片曾荣获第24届上海电影节上金爵奖评委会大奖。

《野蛮人入侵》讲述了一位曾经为“影后”级别的女演员李圆满在经历息影、离婚后复出拍片，找回自我的故事。影片通过动作、悬疑、爱情等多种展现手法勾勒出一条女性的成长之路。

这是陈翠梅阔别影坛十载后的第一部作品，与片中主角及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女性经历类似，她因生子不得不中断电影事业，创作被迫搁置。从《野蛮人入侵》中能感受到她的野心，摩拳擦掌，将这十年的困顿与领悟宣泄而出。

作为电影创作人的陈翠梅是勇敢而有力量。的。兼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的她敢于叠加压力，将故事的表达和人物的塑造最大化地呈现给观众。也因习武经历，让她通过功夫重塑起自己更具张力的身体和思想，“拳式”出女性独有的力量。她也是幽默而富有奇思妙想的：《野蛮人入侵》包含着很多迷影梗——“你不会是找我来拍洪尚秀电影吧？”“东南亚版《谍影重重》吗？”“又不是没拍过低成本电影。”……看似严肃的对话中注入了幽默色彩，使整部电影不显沉闷。更有意思的是，她将自己的工作状态和思考，通过一个“男儿身”导演角色演绎出来，打破人们对女导演身份的刻板印象，同时借他人之口表达出了自己作为电影人、作为女性和母亲，对于生活的哲学思考。此外，影片运用戏中戏的元叙事手法呈现，在虚实实中反复跳跃，就像陈翠梅擅长的巴西柔术那样，柔中带刚，圆融而饱满。

作为电影创作人的陈翠梅是温和而顽皮的。也许，在被发行或宣传时推出一个立意的时候，她拍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陈翠梅解释片名时谈到，这源自她学生时期读到的一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她认为孩子和自己生来都是“野蛮人”，只是后来被文明秩序驯化，她想做的正是要打破这种秩序。她也是任性而幸运的：相信女性观众在看过影片之后多少会产生共鸣——在经历生子后，人生变得大不相同，曾以为卸下肚子里的“作品”之后会一如从前，不承想生活变得不再受控，无力而焦灼，在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的同时，又想抽离出来找回自己。就像电影海报上那句“当一个女人决定抢救自己的人生”，《野蛮人入侵》的主线是主人公李圆满蜕变、成长、寻找自己的过程。在其中，导演陈翠梅通过堆叠自己喜欢元素如动作、悬疑、禅意来展现整个过程。她的任性在于她可以完全凭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电影语言通过独特的女性视角去创作、去表演。影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陈翠梅的“世另我”。幸运的是她身为母亲，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创作者，可以在带娃与工作这种矛盾关系的拉扯中，尽情输出观点，并拥有圈内一众好友如师傅的扮演者兼动作指导李添兴导演、男主角的扮演者张子东等帮其圆满呈现。

作为暑期档中的一缕别样清风，这部电影不该被贴以任何标签，需要观众走进影院，亲自打开这个电影魔盒。



吴孜

书读累了，就以追剧来调剂。这些天，追的剧是《不完美受害人》，读的书是《被遗弃的日子》。

《被遗弃的日子》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创作的小说。这些年，由她的长篇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的剧集，已成全球性话题。《被遗弃的日子》是这位作家创作的第二本小说，也就是说，先有《被遗弃的日子》后有《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间隔了差不多10年。通过这一间隔，我们得以窥见，《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双子座莉拉和莱依，是如何在埃莱娜·费兰特的创作计划中慢慢成熟的。

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读者或者观众，可能已经猜出，《被遗弃的日子》是一部女性话题的小说，可见在意大利，此类题材是作家们始终的关切。女性生存境遇也是此间影视作品的长期关注，也很有观众缘。像早年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正在热播的《不完美受害人》，开播一部就被热议一部。只是，相比《被遗弃的日